出世

如果这个世界很美好，为什么每个孩子出生时都会哭？

这个孩子也不例外。在初春第一场雨的笼罩下，医院里传出婴儿啼哭声，似乎不情愿，听起来让人心焦。门外面一群人更是心提到嗓子，他们等待孩子降生已经心急如焚，根本不在意孩子哭声是否悲凉。

“恭喜，是个男孩。”其中的一个老妇人迅速从背来的三角口袋里掏出接生的小被子，把孩子从护士手里抢过，果决得就好像最优秀的稳婆，谁也瞧不上，信不过，这是孩子的奶奶。一众所谓的亲属伸着脖子，做着僵硬的笑容，伸手挑逗孩子。眼尖的亲属一下子就看出来这孩子像母亲，有人偏偏讲出了反对的话语，于是便不管不顾的在接生室门口大吵起来。孩子父亲本想借他们研究这个小生命的空隙看看孩子母亲，可万没想到，那群人竟把他抓回来和孩子的脸放一起比较，“哪里像？你说哪里像？说不是亲生的也会有人信吧！”空气在这一刻凝固，所有眼睛都盯着孩子父亲，他立马憨笑道：“说笑了不是，怎么会不是我的孩子呢。”众人似乎对他的表现很满意，随即继续讨论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内容。那孩子父亲如同得了特赦，跌跌撞撞进了产房，守在孩子母亲旁边，轻握住她的手，感受着温度，早就忘却了刚才的难堪……

天晴了几日，接踵而至的还是阴霾。在产后简单护理，家中几个长辈决定多住几日撑下场面，然后再收拾回家。 这一行人走后，从医生到患者都在议论这家人，有的说这孩子命苦，活不长；有的说这男人软弱，不能依靠；有的说这家老婆婆难侍奉，太封建；有的说这群亲戚没有大作为，素质低。回到家后，孩子和孩子母亲成了焦点，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人上门道喜，逗逗孩子，和家人聊几句家常，说这孩子面相好，定有大富大贵。明知是恭维，不说便不合礼节，不听也不痛快。才新鲜了几日，众人便回到了从前的状态，仿佛这孩子没有出现过，孩子母亲的一日三餐中都成了白水煮鸡蛋，孩子父亲围着孩子母亲转，后来顶不住家里的压力，只得出去打工。每天晚上回来时孩子父亲会带一些补品，让孩子母亲这段时期过的还算滋润。

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，在孩子母亲的央求下，孩子父亲把家中长辈叫到自家客厅，略带自豪的说：“给各位长辈请安，犬子出生至今已几月有余，也该有个名字了，还请各位长辈赐字。”

"行啊，按族谱，他是子字辈行三，前两个和他们老子一个样，窝窝囊囊的，我可不想这孩子长大了像你这么软弱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你的孩子就叫吴子阳了。”

孩子父亲暗暗咬了咬牙，转瞬便陪笑道：“多谢各位了，晚辈略备薄酒，希望各位长辈能赏光。”推杯换盏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孩子父亲才给孩子办下了户口，出生日期就写的当天，生日具体是哪一天，也许只有接生的护士记得，不过这一家人里，谁又会为了这件事回到那家医院询问孩子生日呢，听起来都麻烦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吴子阳慢慢长大，这孩子很灵，比同龄的孩子早半个月就会爬了，孩子奶奶也对这个孩子表示惊奇，但没在心里停留多久，她和其他封建的老人相反，喜欢旁支的那个大子阳三岁的小姑娘，甚至会从子阳家里顺一些好吃好用的什件贴补她们家，富裕更富裕，清贫更清贫。子阳父亲性格使然，没在这件事上发表过想法，只是上班更努力，子阳母亲更不敢说什么，只想过安稳日子，忍气吞声总归不是办法，夫妻俩决定一起到城里打工，临走前子阳父亲又嘱咐了子阳奶奶几句：“孩子已经断奶了，剩下的就是吃穿用度，我们两个出去每个月会往家里寄钱，不用省，孩子也花不了都少，大多数都孝敬您跟爸，要是嫌带孩子太累，就把他送托儿所去也没关系，钱我来花。”子阳奶奶满口答应：“害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孩子交给我肯定没问题。”子阳父亲和母亲上了客车，远去了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在余晖下，一片柔和。

从那以后，吴子阳每天和托儿所的小朋友白天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学a,o,e。傍晚了，被接回家吃晚饭，看哼哼呀呀的戏曲和无聊的相亲节目，然后被赶去睡觉，奶奶送子阳去托儿所以后便去邻居街坊家串门，直到晚上接孩子回家，小子阳很懂事，从爸妈走后，不哭也不闹，让父母很放心。子阳爷爷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，所以小子阳在学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喜欢和爷爷分享，爷爷总觉得其他人家孩子都想吃好吃的，要好玩的，这孩子什么也不要，是不是想父母想的，便总想带孩子去买点零食，一次次被奶奶拦下：“你有钱没地方花吗？孩子不想要还非要给人买，是不是贱？”为此，子阳爷爷奶奶吵了好几次，最严重一次奶奶把饭碗往地下一摔，撂下狠话，出门去了街坊邻居家闲聊，留下子阳和爷爷在饭桌旁沉默，率先打破平静的是爷爷：“这老太婆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孩子你把饭吃了，奶奶消气了就回来了。”说着，边弯下腰欲捡，这才看到碗的碎片把子阳的膝盖划破了，血顺着小腿流到地上，小孩子恢复能力很强，流血很快止住了，所以地上只有一滴，猩红又醒目。那一晚奶奶在亲戚家过的，子阳爷爷给子阳包扎了伤口，把地上的饭捡起吃下，自斟自酌喝醉了，吴子阳在被子里平躺着，月色很凉，沁人骨髓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到吴子阳五岁。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，由于子阳资质极好，已经领先其他孩子好远好远，得到了一朵小红花，今晚是爷爷接他回家，在得知小子阳得到小红花以后，爷爷比子阳还高兴，随即领着子阳进了食杂店豪爽的说：“随便挑，爷爷付钱。”子阳坚持不要，爷爷随便挑了一些经常出现在其他小孩手中的零食，但在爷爷不注意时，子阳悄悄把它们放回货架，还剩最后一根棒棒糖，放回时被爷爷发现了，结果就只买了这一个。到家以后子阳把它小心翼翼藏了起来，“刚才买的棒棒糖呢，怎么不吃？”

“我想和爸妈一起吃！”子阳摆弄小手，抬头望着爷爷，开心地笑。

“没关系的，吃完了爷爷再给你买，想要什么就跟爷爷说，太懂事的孩子可是没有糖吃的呦。”爷爷用手摸了摸小子阳的头。听到这话，子阳把糖拿出来，吃得很开心，平日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嘴中含着一根小棍，他早就想尝尝了，是草莓味的，那一刻天空都是粉红色的。奶奶串门结束回家吃晚饭，看见了吃糖的小子阳，便伸手握住小棍，欲把糖从嘴里拽出来，吴子阳本想把嘴闭紧用牙床顶住糖果抵抗一下，小孩子怎么会有大人力气大呢。然后挨了打，被关在狭小的工具房里，牙床很疼，听着门外奶奶不堪入耳的话，爷爷和奶奶吵架，爷爷气不过，摔门出去，自觉理亏的奶奶又摆起了成年人的臭架子，对着空气说什么长辈就是天理，长辈就是王道，不容置疑，不容忤逆的混账话，结果自我催眠成功，和父亲通了电话，哭诉小子阳多么不听话，这几年一直受着煎熬，实在是坚持不了。屋顶年久失修，春雨润物无声，流在脸上，也算慰藉。第二天吴子阳就被接走去了城里，爷爷没有拦着，也没有为孩子辩解，只是听说从那以后爷爷吃饭再也不用碗了。

子阳父亲和子阳奶奶生活了很久，当然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晚上一家三口好好庆祝了一下，只是小子阳太久没见到父母，有些生分。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，吴子阳和父母一起去了工作单位，认识了很多叔叔阿姨和他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二狗。说起来也是缘分，二狗是吴子阳的童年生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两人从见到那一刻就形影不离，一起在工作单位捉迷藏，闯了祸又一起挨打，本来还因为疼差点哭出来，看到对方的样子又相视而笑，天真又真诚。两个孩子在一起就会闯祸，因此吴子阳父母没少给人赔礼道歉。后来托关系把小子阳安排进当时最好的幼儿园，有了玩伴谁又会想去学东西呢，吴子阳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。赶上父亲有一天下午休息，便提前带着子阳回到住所，盛夏让父子两人都是满头大汗，子阳父亲打开风扇，降了温，又做了一大桌好吃的，和子阳大快朵颐后，抽出了皮带攥在手里，冷冷的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到底去不去上幼儿园？”那时子阳感觉到父亲那样陌生，“去。”回答完，便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不知多久。

没有二狗的生活，对于二狗爸妈无疑是痛苦的，对于路人来说，就像树落下了一片叶子。吴子阳在到了幼儿园的第一天打滚哭闹了好几个小时，听到孩子声嘶力竭，门外面的子阳母亲早就哭成了泪人。幼儿园的老师拿这孩子也没办法，只得置之不理。正常孩子知道哭闹没有用，很快就起来了，吴子阳躺在地上闹了一个上午，累昏了，睡了过去，醒来也不知是在哪，他又显得那么成熟，不哭又不闹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尽全力把他们都记下来。慢慢的子阳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课，午睡。不过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吴子阳被同学欺负了。因为子阳拥有中国人的隐忍大气，但是和子阳父亲一个样，不喜欢争斗，也不会反击，只要自己可以忍受，就没关系，和其他同学相处的极其融洽，便遭到了同桌的嫉妒，“你不是能忍么，长得还这么小，要那么大地方干嘛，我还不够坐呢。”然后吴子阳就靠着墙蜷缩在椅子上也不吭声，依旧该怎样怎样，反倒同桌的那个小胖孩气的不行，甚至要出手打人，老师发现得早，及时制止了他。不过小子阳根本不在乎，毕竟在家里练出来了。无论是有意为之，还是无心之举，给了吴子阳一个懦弱又强大的性格，和一颗仁心。

如果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石头，雕刻石头的方法就是教育，有的用刷子轻轻扫，刷子还是刷子，石头还是石头，耐心没了；有的用锤子，一锤子下去，不是艺术品就是碎片；还有笔和水钻头，好工匠出精品，次工匠出次品，好处是不会瞎材料。

幼儿园很平淡，记忆也不是很深，便不过分赘述，还想介绍一下二狗。

二狗是一个父母单位同事家的孩子，叫他二狗，这也是儿时的绰号，当时的他们以为互相有了绰号友谊就会增进一些，便很积极，以至于提出类似，你喜欢我叫你什么，这种问题。可是真正的友谊又怎么会是简简单单的名字增添的呢，说不是也是，在起名字的过程中，在别人面前叫起这个绰号的时候，在花甲之年回想起这件事时，那种用心，那种优越，那种心安，恰恰是友谊的体现。人的相遇总是有契机，像是一种安排。那时吴子阳才搬到城里来住，熟悉了环境，拿起了新买的旱冰鞋，发疯似的玩，像在炫耀，那是这座城的第一部手扶梯，男孩子总有一种冒险精神，小子阳穿着旱冰鞋在电梯上玩，开始时只追求能自己走上电梯，后来顺着电梯的方向往上爬，再后来就反方向了，危险吗？危险，可是这孩子一次都没有失败过，如果没有把握，又怎么会尝试，这孩子的稳健在小时候就展现出来了。就是那一天被单位巡逻的保安看到了，结果那保安脸色上有了风雷，高声叫呵，把这孩子吓得惊魂未定，一个不注意便趴在电梯上，被绞破了手，那保安又赶忙来停住那电梯，才及时止住了危险，母亲也随后赶到，对小子阳又是心疼，又拍打了他几下，这是一种心疼。母亲身旁那孩子就是二狗，他跟子阳母亲说明了情况，并带她到了这儿，本来吴子阳还记恨二狗那孩子，后来在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聚餐的时候提起才把这前因后果讲清，满家人都对那个保安评价不太好。

心死即人死，新生即己生，六道轮回都在这人世中，有人水深火热，有人歌舞升平，或许众生皆苦，但，只要愿意，随处都是天堂。